



補義莊子因

全 獨見 附標 六 冊 六

13  
3135  
6



口 13  
3135  
卷 6

莊子內篇

莊子內卷之六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三山林雲鋒西仲評述

自言其道之妙  
則人必不信惟  
借他物以明之  
而吾道之妙始  
顯此非我之故  
相為難於人之  
不能明其道之  
過也年先于  
我而無經緯本  
末于胸中則強  
以期頤之年而  
為耆艾是非有  
所先知先竟而  
為耆艾也人而  
無以先人先人  
之道則如已往  
之陳迹求之無  
所得何足引重

莊子因卷之六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  
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  
罪也人之罪也言以吾言之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為子之  
可信故必借外論之也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  
與直言何○自己扯謊反歸罪於他人奇情異想從天外  
來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  
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

寓言所以發明天地古今事物之理蓋明道之言不可不借外物以明之也  
制行蓋道之言不可不借外物以明之也  
遇皆此種纏繞不堪之入世之正言在論彼且不知為何物不世之言以不近人情惟姑且之為  
戲則彼或轉思徐悟我又得自自娛謂之日出某來則應之不可豫期也

昭和十年  
一月十一日  
晴末

厄言日出謂我  
之天機以為消  
遣者非欲以此  
統一衆論蓋統  
一衆論權不言  
始能奪之人欲  
奪物而以言則  
不有人有言而  
我與之有則亦  
不存矣故我所  
謂無言者雖言  
亦無言也蓋厄  
言之出如飛鳥  
之影過而不留  
故能如此終身  
言而吾之真未  
嘗吐露是未嘗  
言也終身皆為

莊子因 卷之六  
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  
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人莫不以己之同異為是非故因  
其心所重者艾之人而重者艾之所以  
止其爭辯也凡書中所稱引皆以者艾為重非以年也蓋  
以所聞先於我有經緯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其  
年不過為陳久之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行所以窮  
人已何足重哉  
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  
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理本自齊若以言  
齊之不若不言而  
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掩其口之謂也不  
爭是非不論同異言與不言非所計也有自也而可有  
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  
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此無言之言吾  
之真未嘗不存  
其中是未嘗  
不言也孰得其  
久正解窮其方  
物皆種覺之五  
行以水繼水以  
火繼火豈能相  
傳得下故必危  
言之不可不然  
不然而後可借  
以消遣歲月也  
倫理也循眾無  
間則無往不可  
而成其為暢然  
和適之天均天  
均天倪之已和  
者惠子生平專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  
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天下之不可不然皆本  
於我之自為而物各有所然  
各有其所可無不以為然以為可矣若非萬物皆種也以不  
順其自然安得有可久不易之定論乎萬物皆種也以不  
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以物理而論胎外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禪代無已是  
不齊之中有至齊者存焉均平也此以天均為天倪之  
辭借物理而言之以見淮南引不同形相禪而曰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  
物論不得不齊之意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  
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與則陽篇內遠  
伯玉一段同意  
引此正見是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勤志好學而不息  
服知從事於知也  
非之無定處

以強辨為是未嘗有回頭認錯之時故莊子言孔子大聖猶有昨非今是之進境所以便哉惠子使不執堅白以自然也惠子不能自省因謂孔子之所以為此者殆勵志而行其知故日就月將如此謝之謝公有為之迹也孔子之言止于復矣以生若惠子而知此豈宜守道與之見

惠子言孔子有日進之功故是非之無定如此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非勤志服知之故乃謝去所志所知而隨時任物之自然而不造言自無是與非也於何見之即於下文孔子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言見之。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人受才於造而當法。物復其靈性以有其生則鳴當律而言當法固有自然而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若合之者。利與義交陳乎前而已出其好惡是非以與人相勝。不過服人之口非猶夫鳴當律言當法者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豈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豈立對立也乃能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與之對立以言。引此以明未之嘗言之故謂欲定天下之定原不在言也。惠子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聞此當自省矣。

天此之形而鳴堅白以傷其生我鳴而當律二句不言則已言必有中孔子之不易言如此惠施能此則亦不妨言也惠施也。被指孔子言已不及孔子所以抑惠施而使之反求也。當子仕而後化則非居業之進境再化則非日徂之學問此亦因前段化字而類記之者懸如懸解之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再化謂悲。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不泊不及。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為善。有累祿少而改其樂不以祿多而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釋其悲見其心之無累也。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曾子之心已有係累矣。若無係累則併不及養親之悲哀而忘之矣。豈計祿之多寡哉。鸛雀蚊虻取其大小以為喻也。○此段疑應入外物篇內。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野質朴從順世通徹理。○三句從應感上見尚未歸根也。四年而物五

莊子內 卷之六 寓言 三

懸哀與人之則有所懸。子疑其因親而哀樂故謂之無所懸。身外之物任其飛來飛去而已。無與焉。豈後知其多少也。從無我通無彼物有所見來有所得。鬼入無方。天感無為。不知死生。無有大妙。無有生。生前有為。則死後精氣不泯。而相天蓋以既死而為鬼神。有自而入也。若為生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精神生。意依依。日親也。鬼入即神來舍也。三句在存主處見。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天成謂合乎造化之自然。不知死不知生。即內篇所謂要妙是也。三句是與道合真。生有為死也。勸公處。不知死不知生。與大妙原無漸次。生有為死也。勸公人之生也。蓋有所為之不同。及其死。則同歸而無有異。如有勸之者。然。此從上不知死。不知生。透下意來。至末俱發。此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人皆以其死自有形。返於無形。而不知其始生之初。強陽之氣。原無所從來也。若果從無中來乎。則強陽之氣。何能窮其所往。窮其所不往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天有日月星辰之數。如甘石巫氏之書是也。地有耳目聞見之所及。如禹貢圖經是也。此

人陽舉則何從。勸公乎。正解大妙之人。無所不通。而相天造物。不比尋常有為之人。直至死而方能勸公也。歷發寒暑春秋也。人據物類消長也。豈不能指其相天造物之迹。在于何所。而其理則默存乎。其中。朱註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間有脫誤。或曰。諸本勸公二字。

雖最不可知。而亦有可求者。若生死之間。其所以然之理。將何處求之耶。莫知其所以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命。則終若有所制。既疑於有命矣。而求其始。將有以相應也。若之不可得。又疑於無命。是命有不可知者。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鬼。則福善禍淫。既似有鬼。主之者而善者。或未必福。淫者或未必禍。又似無有鬼。主之者。是鬼又不可知矣。此言生死之理。本有不可知者。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知者。斯得之矣。千古疑根。數語說破。奇文至文。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景外微陰非。故曰叟叟。叟叟與衆字相呼。應稍問。猶云未論也。予有而不知。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六 寓言

爲下句沈注相勸於公事也如子死孝臣死忠是也真知其所終謂不意此物之終而忽於是分明有命之者莫知其所始謂起頭不知其然而然極屬無謂是相來無命之者此根地有人據而言之以爲無鬼神則寒暑春秋相忘而不爽矣以爲有鬼神則或逆行而不忘矣此根天

其所以影之俯仰行止隨形而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蜩甲雖附於形。尚有其質。影則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也。影之遇明則顯。遇暗則隱。皆本於形。彼指形而言也。然形亦不能自主。尚爲影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造化者。將不爲彼之所待乎。是形影之不相離。皆不能自有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健動之義。來往強陽。既皆非我。又何以有問乎。此承上段生死出於陽氣而言。與齊物論同意。而文更覺新異。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

有聖教而言之造化之迹。盡乎歷教人據今皆不可知。則六妙之人。默存乎中者。非言可得而警矣。強陽謂不意其往來。而忽焉往來。是無有中。之不可定。數故無可置問。此正與俯仰等之問相忘。

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敬問其故也。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仰目。盱。張目。皆言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躡。全此意。下篇。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老子。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道之人。其初終不同如此。

立言所以明道。豈不可以莊語。而必藉寓言。以爲廣重。

言以為真。危言以為曼衍。哉。蓋道本乎天。而不在人也。如孔子前是。而後非。是道以時而化。曾子前樂。而後悲。是道以事而化。顏成子遊前野。而後妙。是道以功而化。則道之無定在也。審矣。夫道之始卒。如環。莫有大於生死之故。然其中之有鬼無鬼。有命無命。造物之幻。皆不可知其人在人也。不過猶罔兩於景。各有所待。而不能自主。是欲言以明之。而有不可言以明之者焉。惟去其睢睢盱盱之形。如陽子之爭席。戒其感豫出異之事。若列子之饋饗。則其人之天見矣。夫造物之報人也。報其人

之天。故安其所安。即知道而勿言可也。然人心易動而難靜也。上焉者。用成技於屠龍之巧。眾人所以多兵而乖於聖人有求之效。下焉者。敝精神於苞苴竿牘之際。小夫所以為知。而昧乎至人無始之歸。其欲天而不入難矣。不知離實學偽。非由天布。內刑等之外刑。適所以自傷也。乃猶內藏其山川之險。而勞人之九微。外昧乎唐許之風。而矜心於三命。是未取五德之凶。入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形。一一而並較之耳。若莊子之應聘也。以犧牛不如孤豚。其論葬也。以烏鳶無異螻蟻。總無

有窮達生死入其意中。則人而天矣。如是雖明道而實抱道也。雖立言而實不言也。此篇是全書收束推著書之本意。與列禦寇總為一篇。後人因摭入讓王等四篇於中。故分而為兩耳。惟曹商得車。宋人錫車二段語頗近於虐諛。似非有德者之言。當別之以俟後也。

鍾惺曰。多與呂氏春秋同。大月氏昏。虽有嬰莊列者。然不志於此篇。獨襲之多。且氣格淺弱。與莊文不類。幽憂。其不得清幽。高誘曰。幽憂猶隱憂也。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是何句法。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二段俱輕天下而重生。語既同。舜以天下讓而斷論亦無異。文情振而不變。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絲。



貴生篇

循本今為禮府  
武陵縣南秦山  
有善卷壇

捲同卷如賈捐  
之味死竭卷  
誠悃之意  
徒言葆力則不  
葆其神可知矣

審名篇

莊子因

卷之六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溪山莫知其處此隨在而自足者無所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平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用力貌此不言己之當受不當受單言讓者之德為不至如果舜德未至亦不待於讓天下時而始去也理之不可解如此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

謂戰鬪而殺人  
之父兄也

虽有富貴不繼  
之以傷其身

尔雅云南戴日  
為丹穴  
強出之而薰之  
以艾薰如三薰  
三沐之薰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所用養地也此言去其國以尊生段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

莊子因

卷之六

讓王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此言不肯傷生。故輕其國。與大王直父一段同有避患之意。

廢斷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廢只作廢疾解。不必然。而攫之者必作斷而去之說。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

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此言身之本重於天下。然身傷生以爭之者。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為國家與治天下有二乎。何緒餘土苴之

褚註聽者多者字  
治身治富是持  
土苴糞草也

凡聖之聖行

所以之往而不傷生也所以為為而不傷生也

重臣氏春秋作珠

君之于民周之可受但使官遺之粟則不可耳

不同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此言惡富貴者所以完身養生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列子註君以不用賢人為過知我則不待如此窮困矣

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同人逐狗而殺子陽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此言非分之祿不可妄受恐貽非分之災也。○數言警策似國策。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

韓詩外傳信高  
人欲見於君者  
必有大獻重寶  
然後得見  
又曰遂不受命  
入于澗中

焦註司馬本三  
旌作三理云諸  
侯之三卿皆執  
圭者

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兵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此言非義之賞不敢當。左為高義也。○文亦頗顯國策。

茨積也。室不治，故所積皆草也。以篋為櫛者，有二室也。軒車高大，故卷不能容也。或曰：莖冠師古云，卽今之樺皮。卽者，又曰：希世顧世譽也。一說其通。學以為人所學者，皆以適人之適也。教以為己所行，若皆以求富貴利達也。腫陰，刺錯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絀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此言有道者重在學而輕在貧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

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此言有道者養其內而忘其外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此言知得者。以其行之修於內也。○三段俱係孔門弟子之事。莊叟未必深羨乃爾。

言不能自克。則巨從心所欲。然保能神無惡乎。惡如世說。輒作惡。數日之惡。神惡猶息。中不有意。應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雖知生。可重不能自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勝一傷也。強抑再傷也。故曰重傷。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此言棄萬乘而從布衣。雖心不能自勝。而有入道之意。亦人之所難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

藉復藉也。陸註藉謂陵軌。

通雅削然條然即蕭然。然條然即慨然。蓋古氣字轉。凡曰此則音氣古从之。从死从乞互通。司馬曰共伯名。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

和修其行好賢。周房之難諸侯。請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上之曰房王。為其君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扁。干宗。許由共伯未嘗有窮通也。引之何為。不若是而已。猶云若是而已也。

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此言得道之人窮通非所計也。○自篇首至意強半。於段末用斷語。調既庸俗。意亦重複。讀之令人生厭。至此段末。忽用古人二事。對待雙收。其格法自西漢之後始有之。今乃指為莊子手筆。豈不笑殺。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猷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此言遊帝王之門。以為辱也。但避世本以重生。既投淵矣。其意欲何為乎。死得無謂。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

莊子內 卷之六 讓王

阻兵須強力殺  
君須忍垢

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  
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  
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  
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  
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此言爭讓均為辱  
行，有道者所不忍  
聞也。○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  
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祈喜禱求所好  
之事也  
人樂此政則行  
此政人樂此治  
則行此治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  
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此言取之不義者受之  
不可也。○死得無謂。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  
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夷齊原為文王養老而至，非為武王來也。使周公與  
盟，本可詫異，而况以加富就官等語相結乎？何武王之  
不達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  
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並伴同典此人  
同死也塗汚也

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  
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  
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  
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  
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  
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  
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此言推亂易暴所以德衰潔其行者必不苟生也。○自讓  
北人無擇至此四段俱說枯槁赴淵之士其意以為不義  
之祿寧死不受豈有貪富貴以忘其身哉。但此亦過高之行不可以訓矣。

篇首至昭僖侯七段皆言重生者能輕天下顏闔至孔  
子八段皆言得道者能薄爵祿此二意亦不必深議但  
自北人無擇至伯夷叔齊四段又言辭讓而至死是以  
殉名慕高為尚矣。攷寓言篇言申徒狄因以踣河蓋病  
其枯槁赴淵之行也。駢拇篇言伯夷死名殘生傷性與  
東陵無異則漆園之意可知矣。今忽舉投淵餓死之輩  
列於重生得道之後不但非全書之旨竟與本篇自相  
牴牾一曲之士妄竄竒說焉有不為識者所破





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淺率至此，徑似小說家語。且跖之為人，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

言一見於卷下而望其履也

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死牛脅，以牛皮為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又板援柳下季作個進身之謂路，備極醜態，把夫子說壞了。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上中下三等果以此為定論乎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言三德此又獨稱其一德何也且南面稱孤豈在容貌乎擬跖之詞或可顛倒是非擬孔之詞則當選言而出矣將軍有意聽臣上言南面稱孤此則徑把盜跖看做王侯了不然何以稱臣也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

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夫子何能使列國諸侯為盜跖造城立邑尊為諸侯即曰能之但問數百里之城數十萬戶之邑何處有此現成隙地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二語確是至言世間面諛腹誹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

遺德猶遺跡也

如目擊太古象

立群臣異位干群臣也然亦費解矣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莊子生於戰國彼時東周雖衰猶稱共主其曰後世絕滅斷無此理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

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尋流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王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磔陳局流烹也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

沉之于水也

人惟乞者不惜

命

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

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既曰世謂忠臣則世之尊之信之矣又曰卒為天下笑

兩語一氣而下亦不照應如此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

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

人事者不過此矣○又竊戰國策唾餘擯入皆吾所聞知

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數語似

為近理但以聲色等項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

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容夫子驚懼失意處醜絕惡絕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陸註言何下循行以爲名利之嫌乎。蓋人無行不信。不任事則名。效何來。利從何得。故現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也。若弃名與利而反之于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真有見于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爲乎。分明是爲名利而循行也。蓋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苟得

○此段作者不知義何所屬。以孔子爲是。邪。吾請曲爲之說。曰。大意以聖如孔子。猶爲盜跖折腰。則聖知誠不可恃。以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註脚可也。然亦大費辭矣。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無耻而信。成個何等人物。津津言之。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臧聚。臧獲竊。汝行如桀。

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猶行而在於無行往見得無耻者富多信者取頭信謂以然諾取信于以若奔名典利而反之于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窮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理抱如抱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為也

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人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後世莫不如此然後世不如此亦不可得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俗所謂溷得出便是英雄也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五倫四方卡

或曰日每日也或曰學之誤將然之辭張本作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而人不相服故訟於無約而請決也無約人名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徇其所不為則一也數語類駢母篇藏殺之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孰而圓機獨

莊子曰

卷之六 盜跖

五

勝子作申子  
謂申子也  
事見孟子

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  
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數語似秋水篇何為比于剖心  
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  
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  
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  
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段言為利者固非即為名者亦非惟當抱道而聽其自然之意未只言為名之非蓋為利之非人皆知之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  
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

沈註知和云  
者言此人自以  
一為絕俗過高之  
士其完全無道  
理所以覽古今  
非是非者不遇  
世俗之變化弄  
其至富至貴以  
務此其於養生  
不亦遠乎  
或曰註疑有脫  
虛註知和言此  
幸名利之人自  
以為與我同時  
而生同鄉而如  
者皆不我若我  
必絕俗過世之  
士矣而察其胸

之道也見下貴者言安體樂意則有之長生恐未必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  
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言但推尋正道而不知  
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  
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王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  
分也言富者與人同時同鄉而世輒下貴之是中之無主以覽古今之是非也與俗化世去至  
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至重至尊者性命之情也為其所為則為世俗之為矣此  
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  
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  
不知所以為不監於體不監於心言為世俗之所為而不  
知吾之體與心有自然之苦樂所以知為為

卷之六 盜跖



中全無主意不  
過能覽古今之  
成敗知是非之  
分別而已此等  
無頭學問自口  
耳聞見來胸中  
有甚主張

陸註天下之人  
屈不似我之貪  
著然亦未見其  
有超然而特許  
者

而不知所以為也。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  
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  
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同。秉人之知  
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  
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  
能辭之。言富者人莫不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  
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

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度猶度量當然之則也。不  
知者之所為，為人非為己，不違其當然之則，爭與讓總非  
貪廉也。監字亦根上面，監於體，監於心來，猶周監於二代  
之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  
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  
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  
持其名，若體絕甘約飭，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  
也。知和曰平為福。世人知人生於憂患，言禍多而福少，所  
以吉居一而凶悔吝居三也。不知大易

楊升庵曰：馮信，憤二滿也。按：音如馮河之馮。富人積資，不復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矣。或曰：猶心憑而未據之馮，使同啖，三病皆須憑氣以言富。貴之人，射已肥，汰諸事艱難，軀既肥，天則須馮靠。  
言此道人之說，富而後而小肯舍此也。不知句，醜禱求之意最。

中所言無咎無譽處，皆為福地。但昧者不肯打有餘為害。算宜其營營逐逐於無已也。讀此可以藥迷者。物莫不然。消息盈虛之道，不可草草讀過。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啖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依溺於馮氣。言富人飲食不節，其氣債畜不通。吞咽曰依。溺，遺尿也。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無事火土炎而水下降，數數便溺，體既胖澤，不能運動。馮氣而行，故曰疾。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

戚而禱求也。或曰：戚醜憂也。

或曰：單下脫也。

繚繞也。中委曲繚繞也。絕跡寧為死也。

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言重樓內，匝疏軒。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優孟詩有廉吏苦貧，貪吏苦富之句。若貧曲中隱情，今後如遇富人，攢眉切不可。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繞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繚繞猶繞也。此段言為利之累，足以醒俗，但重義輕利之旨，是道學先生恒談，似不待南華飾舌也。寓言篇謂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盜跖可謂有人道乎。假盜賊之口，歷詆古今聖人，是欲率天下而為盜賊。

也。子張滿苟得，雅重名利，各持其說，惟無約數，語頗顯駢拇秋水二篇語意，其不至背道而馳者，賴有此耳。知和闢無足之非，微為近理，然重義輕利之旨，常人皆能道之，漆園重道德而輕仁義，斷不取此，乃龍門猶取而信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此中與前論不無異處，然其意亦未嘗不一。蓋漆園之言，雖曰重道德而輕仁義，然其意亦未嘗不一。蓋漆園之言，雖曰重道德而輕仁義，然其意亦未嘗不一。蓋漆園之言，雖曰重道德而輕仁義，然其意亦未嘗不一。

鍾惺曰：事與辭俱非在，公只是戰國策士游談。

正典說及幸臣論相似，然氣格視彼二篇更為淺薄。

雜篇說劍第三十。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

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

左右曰：莊子當能。左右何以知莊子當能，豈莊子常以遊說之名著乎。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

悝未嘗言而莊子先知其欲絕王喜好，想左右已先泄之矣。但上文何以教周之問。

絕王之喜好也。悝未嘗言而莊子先知其欲絕王喜好，想左右已先泄之矣。但上文何以教周之問。

卷之六 說劍

不多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既說身死安所事金是莊子其以身殉人矣又云趙國何求而不得復欲以身殉利何其輕賤至此語意從國策中說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

平原君一段竊來○自薦自譽竟成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

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

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

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變其常服而從劍服銜玉自太

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曼胡粗纓無文理也

郭本曰上有王字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

不前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

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主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

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

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

鍾惺曰此劍須  
得一麗語形容  
方是匠手却乃  
聊且結束所以  
但覺淺弱

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  
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缺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  
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  
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  
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  
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  
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  
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  
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朱註稱王居曰  
殿非戰國時之  
名也

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主曰庶人之劍  
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  
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  
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就劍上翻弄三段  
人語雖奇而意則疎若大王此時仍把庶人分出天子諸侯庶  
之劍與莊子較量吾不能不為莊子危也王乃牽而上  
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三環謂自進食者三而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

皆服斃其處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此篇是一氣文字無甚淡意筆力膚淺為時手賡作

無疑

篇中口角絕似戰國策士之談莊叟言寧曳尾塗中王公大人所不能器乃顧為人作說客邪其就劍上發出天子諸侯庶人三段詞意體裁頗類國策初讀之似覺奇闢再繹之而意致便索然矣要知讀古人書其一覽而盡者即非佳文莊子為此又何以為莊子。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李云交俱也一本作敵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揄袂揮禦寇篇云敦杖蹙之乎頤惟見其工此言左手據膝右手持頤轉覺其拙蓋彼篇文古而此篇語纖故也。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遠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文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真字伏脉甚遠，未段層層發此義。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一再拜已成禮矣。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緒言未盡之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言，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一再拜禮已多矣。丘必而修學，以至於

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羨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

言善否良否之  
而惟煩之所適  
則偷拔之也類  
適即願指之意

用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  
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  
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果哉未之難矣且人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  
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  
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  
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

侵入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  
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八疵四患看來俱是愈士所為而以戒孔子真覺無謂孔子歛  
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三再拜禮太煩矣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  
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  
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  
矣數語亦屬套頭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歛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三語甚確。足以不朽。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適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四再拜。禮煩而生厭矣。此時幸而漁父告去。不然。則孔子竟成一拜。懺頭陀。句一拜。自晨至晚。無一休歇矣。膺手搜索。枯腸冤苦。已極。不得。不於此處用。力點綴。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

勿與之身乃無咎。上面既說同聲相應同類相從此又言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語氣竟截然如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

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若夫子而倨傲何以為夫子今漁父杖屨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粗率如此成何句法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

矣由之難化也。莊子文極變幻不可方物此篇首言甚矣子之好學也中言甚矣子之難悟也未又

言甚矣由之難化也此等句法有何驚天動地之奇而屢用如此總之才竭思窮不得不如此也 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撲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夫子既下人矣又自

以至仁自居斷無此理或以至仁指漁父說謂漁父之至仁故能服人而下之也若然則下人不精不得其真二語便解不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

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

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粗率已甚不忍卒讀吾敢不敬乎。此篇敷衍成文全無意味筆力庸弱之態具見乃敢擬莊吾服其膽

食于十餐而五  
餐先饋言有十  
餐則以五餐先  
饋于已同食餐  
者不能相並  
內誠二句言胸  
中之所求得者  
疑結而不解叙  
故此形如間謀  
然偶出而露其  
光耀故為人所  
見也內誠成光  
之本不鮮形謀  
之由光耀外露  
則人敬已甚乎  
貴老之人

篇意以無位而設教固屬多事必貴真而去偽方為聖  
人。比前三篇意義差勝。但所謂入疵四患中賢之士亦  
已飲聞乃取以教孔子。是遇上乘之人。反說下乘之法。  
無是理也。若謂漁父不知孔子何等人。則為漫然套談。  
亦不足取矣。其筆法庸弱。與上三篇如出一手。然非淡  
於莊子者。亦不能辨。惜乎太史公亦為所欺也。嗚呼。黎  
丘之可畏如此。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沈註使人移所  
以貴老三者  
以事我。由敬  
我實禍我也。  
權量度也。權輕  
不其用其量度  
也。惟利薄故權  
輕若本錢既大  
則心計轉繁矣  
或曰列子作無  
多餘之贏當疑  
之。窮能觀而不  
能改則必出  
同或曰汝其居  
矣。已若有出則  
人將從汝。李本  
作已。  
不言之教較形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  
及。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  
漿者之家也。言吾往食於賣漿之家。者有十。而五家皆不待沽。而先以漿饋。饗蓋敬之也。諸解俱謬。伯昏瞀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鮮。形謀成光。  
誠不能渾。而無迹。則形於外者。未免舉。動便倖。以成其光耀。使人得而見之也。以外鎮人心。使人  
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  
所以致。夫餐人特為食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

謀成光者自見  
被執此化  
已矣言不消矣  
若了隱會須  
使人無保便為  
良業或解為不  
可救業本是  
焉用何用保之  
之人感豫四句  
言感而使人悅  
豫由汝之出其  
所異以動入故  
也人既有所豫  
則汝豈能一無  
所感乎若有所  
感而搖汝本來  
之真性此種喪  
已狗物甚無謂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王  
身勞知盡  
亦身勞知盡矣所謂整其所患者此也安得無驚伯昏首  
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觀內省也保附也言  
處己如此而不求更進則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人將附汝而不能却之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  
也屨滿來其家者眾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  
願謂其杖以支頤而皮肉皴立有間不言而出以人保  
見其不足教也足教也宿者以告列子宿損列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急  
求言恐其追之曰先生既來魯不發藥乎曰已矣言汝之  
不及也暨及也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屨滿而言  
救矣只舉前語作一

也史張養傳使  
者率多進執于  
天子注美言如  
成孰也孰字如  
此解既與小言  
相闕又以見習  
熟而莫能覺知  
不成儒可知  
病根在己已有  
異于人故使弟  
墨而欲明其儒  
業之成也  
而指其父也怨  
其父故如此稱  
之所謂其親  
也言何不視汝  
之佳兒已致于  
墓木之拱矣

証據輕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挑冷馬畢竟是學之未至處焉用言其所學之無用也感豫  
用之言汝雖非有意求人之保但汝不能使人勿保汝也感豫  
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出異表異也感人  
保者殆表其異以示之故耳然有所感則我之精  
神未免外用遂致搖動本性而不自知其無謂也與汝遊  
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汝所從遊者莫知以此告戒於汝至其所言皆為鄙細之  
言徒為人之毒害耳若是則同入於迷途豈能相出乎  
韻句搖曳出之奇絕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飽食而遨遊沉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俗所謂巧者  
拙之奴淡得  
此解○此言所以鍾惺曰語收有雅致而腴鍊法最可欽  
使人無保之法循本說誰何也相問之詞莫有能覺悟者何最其為相問也

此正說緩之不  
足以食報故使  
弟墨而殺其軀  
策伯觀之未有  
不隨落坑堑者  
有德者即安其  
天而不分及我  
矣衆人暗指緩  
說爲儒正宜關  
墨而緩使其弟  
墨爲子不宜怨  
父而緩指其父  
爲而是安其所  
不安也河潤沃  
及則力于儒  
素位而行可矣  
今欲使弟墨以  
表異自殺傷其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  
及三族。緩墨翟之兄。呻吟。誦讀之聲。裘氏地名。河潤澤及。言其儒業之成。利澤及人之遠也。使其弟  
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緩與弟二人各以其學相雄長。  
其父助墨而絀儒。緩以弟之學係已。所使。其父夢之曰。使  
而以已之學爲弟所勝。故因而自殺也。其父夢之曰。使  
而子爲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緩既死。猶見夢於其父曰。使汝之子學墨者。乃我也。汝何不見其爲墨之善。已成其材。如秋柏之實矣。是誰之功。乃黨弟以致我死乎。闔胡皆訓何夢中諄聶之詞。見夢之言止此。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報猶佛所謂果報之報。天者必其人性分中帶得有此一段薰習之氣。非可強也。夫人彼爲墨者。亦本有爲墨之根氣。故爲墨而墨成耳。夫人

父心已死而見  
夢是不安其所  
安也或曰闔尹  
子聞道之後有  
所爲有所執者  
所以之人無所  
爲無所執者所  
以之天  
不言即是意已  
工夫屠龍技成  
喻劫破變化不  
測之域聖人于  
可必者亦視爲  
不可必故胸中  
無爭奪衆人于  
不可必者亦欲  
必之故胸中有  
爭奪者皆僞文

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夫指緩也。緩以已之處弟。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是貪天功以爲己力。何異於齊人之井飲者。以泉爲己私。而至於相爭鬪邪。齊人。卽齊民。猶云衆人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矜其已之所得。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道。天之刑也。上德不德。有德者以不知。亦所以全其道。以自傷矣。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上意。緩蓋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者。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入也。古之人。天而不入。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而

莊子內  
卷之六  
列禦寇

也。卒院學問也。蹇舒為艱難。淺無益之學。惟至人為能行道。生小夫之精神已。為此則迷惑于宇宙而不知從何處下手。累乎形而不知太初。在丁何所太一。提提謂和之意。與兼濟一。例講形虛。三與。冥也。映道物。例講聚精會神。而歸之于未始。

莊子曰

卷之六

五

所以行不言之教也。○此段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根。上段天人字發出議論。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喻學道者。單千有至於十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即得魚忘筌。聖人以必得兔忘蹄之意也。○此以為知道勿言之喻。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以必不必謂有者亦無之。以不必必之謂無可順者。故所行輒有營求焉。不知胸中之兵恃之。未有不自傷以底於亡者。○此承上無一用其巧句反覆言之。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精神乎蹇淺。苞苴以遺竿牘。小知所徇也。○傲精神。三字根上兵字來。居今之世。非此不行。所謂不可須臾離者。豈特小夫之知為然。邪。言之不能無。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

有始。而其真無何有之鄉。故其精神之運轉。如水之流于無形之地。即其發洩而為兼濟。大一亦在于太清之所。而非沈濁汚穢。汝為指小夫之知。毫毛苟直。卒院也太寧。其宜于無何有之鄉也。其真所謂黑甜也。羽不須節。三之已文矣。而又画之則文之過也。非受之以天而。

莊子曰

卷之六

五

不知太初。小夫之知如此。乃欲兼通乎道之依。物之故。以兼濟道物矣。為形所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不能達於太一形虛矣。太一。即太初。為數之始。萬物從此離無入有生。生不息。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真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無始。即未始有始。比之太一。太對看其真。睡眠也。無何有之鄉。則無始是也。至其應物。則如水之流於無形。發泄乎太清。過而不留。物而能化。至人之用心。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毫毛。即蹇淺如此。未始有物之初。無紛紜鞅輔之擾者。通雅。謂大守行財用。錢。三實。繼。在。卒院。也。京。山。言。呼。謂。為。子。呼。簡。意。也。淮南。其。與。大。宜。之。宅。而。宜。視。字。昭。之。字。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

受之以私心非幸之以天而宰之以吾神此皆忍性之害  
鍾惺曰與子如字予頗聞自謂言仲尼果宜於汝共我相頤指乎出於誤則可若認真則恐非宜古商賈不共士齒今施而不忍則有相市意與商賈同是以其係士也而齒之然人之神終不欲齒  
示民者非偷安

黃馘者商之所短也。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一悟萬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  
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此老利只得如此虐誰若與之高談道義無益也。吾以曹商亦頗有廉耻的人聞舐痔之言遂默然不語若係今人則以笑罵由人笑罵其心竟以舐痔為榮矣。○文非莊叟手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貞植幹猶云也。危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物之棟梁也。曰殆哉圾乎也。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以枝葉之言為美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且夕也故欲為後世慮者莫如休而不治難治也。輕習一句不屬于前不麗于後。善治則必期其效故為施而不怠與天之布化不同夫所謂施不怠之不可者以其似商賈之念三不怠所出之入也夫商賈不掛人之齒類或以事而偶掛人之齒類其人之真神終不以齒也。詠之

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自知其無實也。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能與人相忘也。上民長民也。彼宜汝與子頤與誤而可矣。彼指仲尼謂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為後世慮者恐其江河日下愈趨而愈遠矣。休勿用也。○離實學偽根上飾羽而畫五句來。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有心感之不能相忘。視天之普被萬物而無心者則有間矣。布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於布獲也。私心也。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不欲與之齒也。○買絹牙郎官婢猶羞之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令人委難相近勿謂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讀書人太生分別也。

莊子內  
卷之六  
列禦寇  
三

以刑罰而訊問之也。食之以憂患而剝蝕之也。宵小也。厚兒渾厚其兒。兒為喜怒未必。喜怒兒為善惡。未必善惡也。益于人柔順。深。急俱非中道。然亦有兒如此。而內自通達者。堅而縵。謂兒若堅強而臨爭則寬。縵不足倚恃也。緩而鈞。謂兒若急緩而臨爭則急。緩而臨爭則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桎梏。動謂心之搖作。過謂事之悔尤。宵人昏昧不曉之人。離惟也。○自難治句。至此根上。受乎心。宰乎神。二句來。重在內刑一邊。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淡情。貌厚而情淡。所以為人心之險。其難知者。正以此耳。○好狠罵。幾於執。揭。面。故有貌愿而益。愿。謹。益。盈溢也。有長若不肖。肖。無能也。皮矣。故有貌愿而益。有堅而縵。堅。堅持也。有緩而鈞。緩。和。緩。鈞。急也。○五句。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如此。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言惟人之難知。故嘗有就義之人。即為棄義之人也。故君

堅強足以蔽扞也。鈞。銳也。厚。兒深情。豈能逃君子之洞鑿哉。孰敢不軌。何敢不在于法度之中。孰協唐許。言唐堯許由。俱不在他眼裡。不較量也。賊莫大以下。別為一段。心上本着不尋一物。而聽又其恍惚之。是看天地。為之所謂失性有五。是也。中。德心也。害于德者有五。而心其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徵。驗也。○單言不肖。而不待試。而後見也。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軌。取以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而夫。猶言而人。外之貌。唐許。唐堯許由也。言其倨傲如此。比之唐許。賊莫大之讓德。當何如邪。○此言器度大小之不同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心有



最勇者也。鍾惺曰：中是子莫之。中最難省改故。為凶首形字若。作刑字解。知天之戮民意。則知慧勇動仁。爰作六府亦少通。緣物循物。則不自主。張便快。其便仰。同猶俯仰。而不得罪人。也。困窮而畏其不如人。三者皆生于憂患之事。故達可必外通。隨無涯殆之府。勇動爭奪。怨之。

為德非真德也。及後心於眉睫之間。則尤甚矣。乃欲迴光返照。而內視其何足。以有成邪。○道家所謂制眼之說。蓋本於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凶德猶上。所謂賊也。五者。眼耳鼻為所為。而訾所不為。便是德。有心而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心有曉者。○承上言德。有心之害。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極者。究而言之也。必者。美髯長太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八極俱以過人而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偃快隨起隨敢。自此於人也。三必之知慧外通。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達亦謙受益之理也。知慧勇動仁義。三達生之情者。愧。達生之情。則造多怨。仁義多責。知慧勇動仁義。三達生之情者。愧。達生之情。則造

府仁義。先王之遺。盧也。觀而多貴。爭之府也。此三者人所必有。而不可聞其寶也。肖。散也。太小。知而大。知明也。隨者。其生也。天行。遭者。時也。則駕此三者。亦人所有。而宜達而由之者也。或曰。遭命。關尹子三命之一。奚散。纖毫。不漏。俱為所食也。或曰。維新。苞葉也。障。魚曰。樵頭。

於實際。愧然而大解矣。達於知者。肖。達於知。則能者。隨。達。小。命。者。遭。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故有是安。遇無求之義。兩者略有不同。不可不知。○達生。達。知。達。命。二者。又是府之好處。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驕稱。謂見人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以織。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捶碎之。光彩。恐為龍所覺。故耳。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奚言得禍。非小也。今宋國之淡。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障簾曰簾斷其  
都記曰江濱竹  
繩編之以取魚  
謂之扈業陸龜  
蒙龍志漁者緯  
蕭承其流而障  
之名曰簾斷  
統初生穢將死  
兩者相友  
乘化歸尽委而  
任之可也奪身  
豈以此蟻蟻則  
是未窗躍治之  
金夫魂魄尚隨  
其所之而况此  
臭腐之物歟將  
死之言止此  
不平承上偏

莊子

卷之六

早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駑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鄙夫貪戀權勢皆乘世王之不覺一旦悔悟未  
有不亡身滅族者真可危也○文非莊叟手筆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  
喻同旨太史  
公引入列傳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  
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不說葬具無用倒說  
葬具已有意致絕佳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字申言之  
明者見外物而  
為之使神者見  
而置之故勝明  
知奔餘而欲厚  
葬是為之使也  
若神之所安則  
純任自然而已  
愚者以其所見  
而助于人為則  
其功外馳而真  
神亦喪矣豈得  
為明乎  
或曰人疑神之  
誤

也○忽添出與奪二字大奇若止說為  
以不平平其平也

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在  
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

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

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見之所及也執其所見則受使於物  
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

往不應也此明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

悲乎乃愚人恃其所見以為可以入人豈知此不過為功  
於外耳何可得哉○此因上下不可偏之意而緒及

正論

蘇子瞻作莊子祠堂記言讀寓言之終陽子居爭席一  
段因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

莊子

卷之六 列禦寇

早

天下第三十三  
朱註天下篇  
取篇首二字為  
名實則括括方  
物之美余直以  
為南華經之後  
序出於學莊之  
學者非莊子作  
也開口曰方術  
曰有為正是斷  
案此說與林西  
仲同  
鍾惺曰可馬公  
六家要指劉子  
駁七略皆本此  
為不可加矣伏  
下得察以自  
好及進而不及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此老讀書自是千古隻眼  
後人惟以篇目已定不敢擅自改訂亦古人闕疑之意  
然亦不可以不辯也篇末載莊子將死一段以明漆園  
之絕筆於此猶春秋之獲麟此外不容添設一字則天  
下第一篇不辯而知為訂莊者之所作矣後世紛紛猶以  
莊自為之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鍾惺曰可馬公六家要指劉子駁七略皆本此為不可加矣伏下得察以自好及進而不及

之意道術無乎不在但治之者不能無偏全神如雜而降神之神明如昊天曰明之明聖也王之道也神何自而降乎明何自而出乎聖必有所由生也王必有所由成也四句皆設問之辭皆原於一名異而其發源初非有二也神降明出先天之道術天人以下躰之也聖

維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此一句是提綱下面五段俱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句伏脉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發言道術之極也聖王即下文內聖外王之道一與上面多字對看不必作抱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天神至聖四名總人耳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則道術中之人未能到天神至聖地位者

莊子內篇維篇第六 天下

生王成後天之  
道術聖人以下  
寐之也一字為  
後裂字伏脉  
分表驗決之故  
事物之來皆如  
數一二三四者  
毫無所難養民  
之理此虽宋度  
然皆道術之所  
有者惟其備於  
身故能實運

沈氏天下大亂

也。以上俱就治心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  
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  
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名法  
參稽  
有數存焉百官所以相列治其職事務農桑廣畜養實庫  
藏以恤笑獨故有養民之理以上就治人言起下外王之  
道古之人其備乎。頓句  
警策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  
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總言道術所在皆有  
本末俱舉之意也。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  
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  
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以下所謂所愚  
乎分者是也  
鍾惺曰一祭二  
字聯猶云一  
其道不明也  
察一偏之見也  
判天地之美三  
句知之也寔能  
備于天地之美  
二句不能行也  
稱神明之容即  
上所謂配神明  
也一曲之士固  
不能備賢知之  
實又中道而廢  
所以起下闇而  
不明也內聖外  
王蓄之則聖德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  
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總言古人雖遠其數度尚可攷天  
而知以見道術不容不一之意  
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  
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  
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  
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

發之則王道  
靡也。費也。暉也。  
耀也。矯如矯枉  
過直之矯。此種  
道術已屬不正  
而墨子為之過  
于其道。止則順  
其道而無所攻  
更。  
沈註太循太拘

裂。此言治方術者各逞其一偏之說。不能會古。不侈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靡麗也。暉光也。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矯厲也。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己之。大循。大循一作大順。猶  
上文往而不返之病為之大過。承繩墨自矯。一句已之。大循。本不侈於後世。三句。  
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闕。其道不怒。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節用。墨  
以闕為非也。不怒言但自責也。不異言不求異於人也。黃  
然雖不求異。却又與古之先王不同。所以毀古之禮樂。黃  
帝有成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

沈註墨子之道  
墨盛行未敗  
殺如殺鯀之殺  
或曰殺字見史  
季斯傳墨監所  
之養不殺於此  
萬于天下不金  
時宜也為道而  
至于不可行乎  
天下則外王  
之道遠

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  
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上皆言其  
毀古之禮樂處。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  
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  
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  
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  
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教人自苦而  
信。但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是不類乎人  
情耳。觥不潤也。此段文法繚繞。如千年古木。藤蘿盤曲。

九場同

跋木履也。躡屣履也。服事也。

誦墨子之言而倍謫于墨子也。

不可。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橐耜一作橐耜。九雜，糾合錯雜。使其脈絡貫穿而注於海也。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此段引墨子稱道之言，而斷其所為必于自苦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鄱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

為別墨之主也

相進而已矣。持此而行之也。亂之最治之末也。  
 鍾惺曰：可免於亂，然未至於治。沈註謂亂之易而治之難也。  
 鍾惺曰：累與節相反，苟與枝相反。

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別墨言於墨之道，文自成一。家也。相訾相應，所以為不同處。與上文不異呼應。巨子，墨道成者。尸，主也。至今不決，言久無定論也。此段又言墨之教，又有不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同如此。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捨也。才士也夫。相進，相勉也。求之所不得者，雖枯槁已。非聖人之道也。才士二字，寓褒於貶。墨子一段，計共五百餘言，層層駁駁，忽於段末，叫轉數語，烟波無盡。韓退之爭臣論，藉子瞻范增論，皆從此處脫化出來，人都不覺。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或曰方言秦晉之郊謂熟曰肫內則肫肫註肫說為而集韻作肫肫龍龜作融分其等差而寬以因之也心本無可方物而今強為之形容心本無可名言而今強名為心之

止以此白心不累不飾故以情欲寡淺為內不荀不伎故以禁攻寢兵為外白心言既勞于救世而自奉又薄以示其心之無他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其接萬物也別而宥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肫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其言心之容也乃名之曰心之為行所以肫合驪調海內者也人當推之以為主而用之耳肫煮熟也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此九句指禁攻寢兵之實人雖厭之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二句是斷語忽伸中間作過

為至置心之斤以爲至也固置二字頓住另有妙義言必欲用其道則五升之飯足矣他無所用不以身假物根不累不節來明無益于天下之學也朱註假物殉物也沈註借仇之借

脈有蜂腰馬跡之妙文於上段格調一變此古人下筆有神非今人所知也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言我何必於自活亦以傲乎今日救世之士士端以自私自利者此即白心之言○此七句指情欲寡淺之實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其行適至是而止言所行不過如此也○此處不着斷語蓋斷語在前謝然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格法一新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猶水之決聽其自流而無有主持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趣物而不兩隨事而趨不生兩意也

一經選拔則不能編及有可教者則必有不可教者故不至  
冷則灰心而可起念汰則淪落而不求用薄作道言無論知與不知皆持薄之者持知而近之則傷之矣正於物無以其之俱進意陸註人皆曰知而我以爲知者何以故將薄夫智實開之後鑿而隣於傷者也蓋亦智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遠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冷則不熱汰則不擾若較量于道理之中以爲有知與不知焉譚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譚忍耻也

意譚裸狹邪也無任不任事也無行脫略不爲行檢也全一身也或曰通雅譚言譚諧也譚言或教輓之滑也輓與到通輓斷謂強毀圭角慎到之道如此是直以土塊爲不矢道矣  
鍾惺曰三人慎單敘詳彭用合叙略  
蓋然以意舍之當是偶然過物之意前所謂決

譚獨行也推之拍輓之斷總是與物宛轉之推而後行也意苟可以免言苟免於罪也魏然獨立之貌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緊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無咎所以無譽叙事中忽推原出一層文情飛動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塊土塊無知之物也慎到以爲不矢道非死人口物作斷人而何故豪傑笑之徒得怪訝而已格調又變田駢亦然四字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教則不至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



然無主下面不復入見而觀之亦此意也鏡同軌無圭角也或曰通雅家註音聞今無家字即是闕字古文作闕闕德唐人用德然是也鍾惺曰已無居物自著於鏡最親在已形物二句是不毀万物動靜心三句是主太一功乎以下四句是常無有沈註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

音聞 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斷所為與人相反而欲不聚人之觀總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趣不免於有意而斷絕之也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槩常有聞言皆有聞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于道亦節取之意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太一即物視其所一之意以濡物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無居不先藏此以待彼寂

常有欲以觀其教常無者真空常有者妙有無相生真常不變蓋有無二者猶不免於對待混而為一所謂窮二冥三其中

而不動也自著形於物而各彰其理感而遂通也下九句皆本此二句俱關尹之言明其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也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此言濡弱謙下為表者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徐而不費舒緩而不表者也笑巧笑人之巧者也○此言以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者此又言以濡弱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此又言以空虛不常寬容於物不能於人可謂至極削也至極也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一語作贊而道之極也咏歎出之格調

七二日 卷之六 天下

句是不毀万物  
万物罗列而無  
所歸向申上何  
之何適之意端  
起如崖在處儻  
儻謂教統也  
儻如奇數之奇  
天下沈淪故友  
以此為急務  
真矣也中有突  
理而不可以為  
戲也廣大也道  
無不在故隨物  
以寓言也瓌瑋  
則易於驚世駭  
俗連行則死轉  
而入情入理故  
無傷參差則易

又芴冥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無形不可見無常不可測萬物畢羅  
無不具也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  
不能指一而歸之也  
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綺見之也以不可窮詰之語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  
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  
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  
詭可觀連行宛轉貌也彼其文實不可以已是一部著書本領非若急於自

于雜亂無章散  
詭則滑稽而變  
見百出故可觀  
或曰章辭約粹  
即獲音歡二字  
通用本三源也  
宗如宗支之宗  
言大要皆如太  
和元氣之謂適  
而上達於天也  
鏡作蛻如蟬蛻  
之蛻遷變化而  
於隨物理而解  
而其理皆不竭  
則將疑其有所  
脫化而來不蛻  
則其味而不可  
及其道矣若論

見搜索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  
枯腸也  
於本也弘大而辟濶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  
矣稠適即調適上遂上而自遂至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  
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銳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內既充實矣而其應  
合乎造化之功解脫乎萬物之迹蓋有無窮之用則大而  
能化矣其所以然者又芒昧未盡則又不可知之神也  
贊歎之語上無古下無今自是訂莊者所作乃俗以為  
莊子自言郭子任稱其禹拜昌言何嫌乎此是何說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多方  
舛駁而不一也麻物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謂歷指物而言之也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衡私為帳秘即有所說而來者矣

沈註言天下止如教起於一而不知有太一有小一從至大起教向小邊來謂之太一從至小起教向大邊去謂之小一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此言惠施所以與天下辯者。其理不可致詰也。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跟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枿。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二。白狗黑。

沈註。厚薄是厚薄。大小是大小。不可便謂厚大為一類。薄小為一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天與地界。山與澤平。地上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山上有水。故草木生。溪澗流。龍魚遊焉。居西者呼為中。居東者呼為夷。人今日之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惟萬物畢同畢異者。左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而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越。形則今日適神。已昔日。至連環可解。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兩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誰為天下之中。皆謂之中。可。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中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也。天地亦我氣相屬也。林註。卵有毛。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沈註。雞三足。蓋雞以兩足行。而不著於地。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兩足。則著地。而不行矣。郢有天下。燕北。越南。皆為天下之中。則謂郢有天下。

莊子

天下

三

亦可。羅註。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林註。丁子者。蟻也。蟻之始生。曰蟻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陸註。寒熱皆人之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山不出口。而空谷何以傳聲。沈註。輪不輾地。輾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輾地。故能行。目不視。指不至。即公子之言。疏。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盡體空。目不能見之也。或曰。世說客問樂令。指不至。者。樂不答。直以塵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那得去。至。不絕矣。四字。恐。註。文。林註。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沈註。長於蛇。故能制蛇。否則為蛇所制。矩之象。一縱一橫。曷嘗方。惟規亦然。本無圓相。况為方圓者。匪也。規矩豈能為之哉。鑿之。小大定矣。若先有柄而圍之者。可謂圍柄也。呂註。非鑿圍柄。而柄自入之。沈註。公子牟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自動爾。何與影事。陸註。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貫其的。不可謂之止。羅註。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狗犬同實。異名。名實離合。彼此名異也。



林註。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  
 沈註。黃馬驪牛。三公。子牟。曰。形名。黃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也。三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色。而時有不見。稱黑可矣。公子牟曰。孤狹未嘗有母。非孤狹也。小馬有母者。謂之狹。無母安得稱狹乎。尺之狹。種今日取上半者。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施相應者。其理不可致詰也。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言四面交攻。如囿之圍合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概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是眼中不見一人。言大而奇。語氣描寫得出。施存雄而無術。守雌為道。則存雄非道。可知。上曰多方。南方有荷人。此曰無術。則惠施又方術中所不取也。南方有荷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皆不解。可以言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明日取下半上  
下循環何場之  
有  
夫惠施而充之  
以一猶可易也  
蓋愈貴于道則  
能免于道乃惠  
施不能以一自  
寧散于万物亦  
奈之何哉  
此段議論非賤  
薄惠施亦非借  
禱自己蓋以已  
之游戲神通與  
惠施相以恐人  
因此波及而目  
為空言無實之  
學故謂惠施存

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入為名  
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適和也隩言其小而暗非  
六通四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文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文其備之能  
猶可若曰此其愈貴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於道者亦幾危矣  
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論惠施處加以痛惜見其有才而不  
能至道也○此篇總論道術分合之故令人自為決擇  
其間萬斛波瀾一望無際孰此何惠不落筆千言哉  
知道術者少故治方術者多然治方術者多故知道術

雄而無術則莊  
叟之所得可知  
矣彼太史公空  
語無事實之議  
莊叟蓋通觀之  
矣此篇先用皆  
原于古之人  
其備乎道德不  
一、道術得為天  
下裂數何立定  
机苟俯仰及吟  
接手用其公王  
也遠矣其行適  
至是而止緊乎  
皆嘗有聞者也  
古之博大真人  
哉洗發裂字抑  
揚會吐後用被

者因以益少矣何也道術無乎不在而方術則其中之  
一察耳故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異其名法名參  
稽之異其數世史六經之異其文皆道術之所該徧無  
可欲為亦無可不為也及一曲之士出而道術始分道  
術分而後學者因各有聞風之不同是非世道之幸矣  
於是乎有墨翟禽滑釐者為之太過已之太順焉有宋  
鉞尹文者為人太多自為太少焉有彭蒙田駢慎到者  
棄知去己緣不得已焉不但此也有關尹老聃者建之  
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

其充實不可以  
已。直接古之人  
其備乎。向。據。批  
一切。未。帶。出。惠  
施。一。段。正。其。充  
實。不。可。已。相。友

萬物爲實焉。則博大真人。視諸家有進矣。及至莊周上  
與造物者遊。下與死生無終始者友。其寓言重言卮言。  
皆發其充實於己者。是爲方術也。而實道術矣。若夫惠  
施以勝人之口。日與辯者相應。弱於德而強於物。祇爲  
多方而已。爲無術而已。不特道術所不居。卽方術亦所  
不取也。名爲善辯。究何益哉。求道術者當審所尚矣。此  
篇爲莊子全書後序。明當日著書之意。一片呵成文字。  
雖以關尹老莊槩項。一曲之士來。語意却有軒輊。其叙  
莊周一段。不與關老同一道術。則莊子另是一種學問。

可知。段中備極贊揚。真所謂上無古人。下無來者。莊叟  
斷無毀人自譽至此。是訂莊者所作無疑。王荆公莊子  
論蘇長公莊子祠堂記。皆以此篇出乎漆園自作各有  
獨見。但可徒資談鋒。總非定論。而議者又以爲訂莊者  
不著名姓爲疑。不知莊叟生於戰國。彼時猶爲近古。國  
策筆法橫絕。俱無名氏。千載而下。以不知出自何手爲  
恨。豈若後世淺儒。粗就一篇爛時文。便自署其姓字於  
上。灾梨以自誇詡。徒以供覆瓿之用。當使古人笑人。至  
今齒冷矣。

陸之副墨以二年成沈之通以二月成余豈敢望二  
氏顧余治莊原由于病方其劇也猶不能自言我病  
况能言莊乎右軍之癩預於盛德習鑿之性理錯著  
漢晉春秋余豈敢比二賢唯是校正之役服藤二子  
焉依是其所以不日成之而二子跋獨歸重於余諱  
二子謙矣  
秦鼎再識

莊子因卷之六

莊子因跋  
林氏莊子因成於康熙中去世  
未遠其傳於我者未多寒鄉稱  
難得及得而讀之註又稱未全  
窮學之士憾焉教授秦君取諸  
家善說補其未備梓同諸炙嗜

於是各篇之旨霽乎可掬薰然  
可味也其功偉哉余好讀莊子  
寢食之久有所得有所疑益服  
秦君之卓見云  
寬政八年春二月  
尾張  
伊藤 謨 識

補義莊子因跋  
是歲教授秦士鉉氏所校  
莊子因成矣校文大役又  
能補其闕者列之上方森  
如也夫莊竒絕雖當世宿  
學不能無瞪若之嘆今之



所校明如觀火雖復淺膚  
者得窺其旨趣可謂盛舉  
也茲書一出則奚翅長崎  
之東津輕之西賴焉傳諸  
海外亦有光云寬政八年  
春美茲尾張服部世猷撰

遠西觀象圖說

尾張吉雄南皋先生譯  
全三冊

凡西洋人說所論携多所器施所術皆精微ヲ究メ幽遠ヲ探リ  
總テ造化ノ情ニ通セザルナキ者ハ三實測ノ理學アル因ルニ其學ニ入ラ  
ントスル者ハ法象ヲ天地ニ觀シ今視ル所ノ地ハ平坦ニ動ニ日月諸星東  
出テ西ニ沒スルカ如シトイハ共實ハ地形球圓ニ常ニ運轉メ已ニス且我  
世界ノ外蒼茫タル空中別ニ數万ノ日月大地アリテ常ニ來往スルノ奧妙  
真理ニ通セテヲ要トス其說ヲ西洋玄括ノ諸籍ニ得テ此編ニ詳ニ  
ス西學ニ志サニモハ先ツ此書ニ通メ理學ノ基本ヲ定ムベシ

名古屋本町 七丁目 永樂屋東四郎

